

朋友丛书

布袋子

段荃法著



出版社

朋友丛书

布袋子

段荃法著

布 袋 子
段荃法 著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郑 州 丽 华 胶 印 厂 印 刷

787×960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01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20 册
ISBN 7—80537—617—4/G · 581
定 价 8.00 元

《朋友丛书》

总序：散文的意象

孙 荪

以“朋友”命名，包括 12 位作家的 12 本专集的这套散文随笔丛书，现在奉献给读者朋友。

在读者的手头、案头、床头，它将成为一道引人的风景吗？

这是萦绕我们心头的第一个诚恳而忐忑的讯问。

散文随笔已经很“热”了一阵子。出版家千方百计地“编”，书商花样翻新地“炒”，报刊不吝版面地“登”，最重要的，读者心甘情愿地“买”和“读”，几乎是不期然地，在整个读书风气日渐衰退的情势下，散文随笔一方天地呈现了一片动人的文化景观。

《朋友丛书》也来赶潮吗？赶潮当然并非有什么不是。只是，《朋友丛书》的编纂是起因于一群文友对散文随笔的钟爱，生发于作者与读者对话交流的热望。

是的，是一种钟爱。这不是从一般意义上，也不是从史的意义上来重新估价和张扬散文随笔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从现代人生存感觉和精神需要上，情不自禁

地，对它发生钟爱甚至偏爱。

散文是什么？随笔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最具原初本性的叩问，引发出我们心中这样一组意象：

假如整个文学是一组城市景观，那么，散文，它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广场会堂，不是皇皇剧院，不是堂堂学府；它是楼群间的绿地，它是街心中的花园，它是茶馆冷饮店，它是书店博物馆，它是长廊，曲径，小湖，石凳。它不显眼，不招摇，不威风凛凛。但却引人，诱人，动人，夺人，因为它宜人。它有时如一工艺珍品或一贵重文物，仅可盈握，却价值连城，以一巨厦而不易。

假如整个文学家族如一人群，那么，散文，它不是风流倜傥口若悬河的伟丈夫，它不是久历风尘的妖艳女子，它不是令行禁止的长官，它不是义正词严的官方发言人；它是纯情可掬的女性甚至是童真四溢的娇女，它是朴素而智慧的长者，它是常常想见面倾谈的风趣朋友。

假如整个文学是一个音乐世界，那么，散文，它不是钢琴，它不是小提琴，它不是头把弦，它不是打击乐；它是笛，它是箫，它是埙，它是萨克斯管。它声音单纯，但撩人。人的情绪、情感、心律，将随之起伏，低昂。

假如整个文学是一宴席，那么，散文，它不是中餐之大鱼大肉，它不是西餐大菜，它不是充饥的主食；它

是汁液清鲜的汤羹，它是可口的点心，它是时鲜的菜蔬甚至是野菜，因为有了它，整个宴席凭添了丰盛感和文化品位。

啊，这“宜人”的城市绿地街心花园，这“可人”的伙伴朋友，这“撩人”的箫笛黑管，这“趁人”的汤羹素菜，能不让人钟爱甚至偏爱吗？

这里所说的，已经不只是作家一方或者读者一方的感受，因为任何一个散文随笔作家，必先是一位好的读者。这里讲的已经是作家和读者的双重感受了。

我曾说过，我每次写理论文章，常常结束于精疲力竭；而写散文，往往画了句号仍然爱不能释。确实，散文随笔的写作过程伴随着一种知识的整理情绪的抚慰思想的闪光心灵空间的拓展，这种活动确有调适心理生长精神享受生命的功能。

方家有言，散文随笔的最大特点是自由。诚哉斯言！无论是写作或阅读，都是如此。从比较的角度讲，读者在阅读散文随笔的自由活动中，完全能够同作家一起享受到作家创作时的生命享受。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力，花一点金钱，得到这种自由感，不是最可宝贵最值得的吗？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散文随笔的繁茂也往往在社会由紧张斗争转向平和弛缓，由约束集中转向自由舒展的时期。这个世纪的几个年代交汇处，如二十三十年代之交，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八十九十年代之交，散文都曾

蔚为大观。社会、人生、自然、历史、文化、儿童、妇女各类题材竞呈异彩；写小说的，搞理论的，做其他非文学工作的纷纷涉足；一时大家名家辈出，大作名作屡见。

最近的这次繁茂，是九州八方的作家共同劳作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中州文坛各路高手。10余年间，此方此地，无论是散文作者的阵容，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前所未见的。更可贵的，各具风格的作者正在产生出来。这套丛书就是部分实绩的检阅和展示。

风格即是人。生活和文坛为散文随笔世界造就了一批成熟的作者。这批作者中，有专治散文的，但很少；大都是其他各个文化行当被吸引来的娴熟人才，如小说家，批评家，规划师，编辑，记者，学者，等等。这些人插足散文随笔创作，无可回避也无须回避地带着固有的个人观察世界和叙述世界的风格标记，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丰富了略嫌单纯狭窄的散文随笔世界。

这是散文随笔发展的一大幸事。正赖于此，我们看到的中州散文随笔才是这样多样丰富的世界：

就题材和内容而言，饱经沧桑者的人生解读和咏叹，情感敏锐者独出心裁的生命感悟，乡土乡情的现代守望者的歌吟，都市大风景的文化诠释，博学者伸向深邃的历史、文学和文化典籍的触角，林林总总，目不暇给。

就叙述和文采而言，有的观察细致，体悟深幽，行

文密实；有的感觉敏锐，想象奇诡，文字灵动；有的视野辽阔，学富识广，汪洋恣肆；有的兼容大千，吐纳百川，取精用宏，炼出一个凝重；有的眼高识远，鞭辟入里，总以简洁出之。说是不乏风骨时见风神每见风流，不算过分吧。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虽然整个背景是市场经济初期，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但是，风景这边独好。散文随笔作家们仍然重名好义，尺幅短笺必当竭尽全力，以求不愧己心不负读者。

我想特别提出，对读者以朋友待之，这种情感和心态构成了这套丛书编撰者的一个基本特点。故而，这套丛书也以《朋友丛书》名之。

朋友之间，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训诫，不需要我给你取式的恩赐，不需要故弄玄虚的圈套。朋友之间，需要的是平等的话语交谈，真诚的情感交流，鲜活的心的交换。这正是《朋友丛书》的宗旨。

我们企盼着读者对作者奉献出的真话、真情、真心能共识共振，大家从此成为朋友。如能这样，我们写作的艰辛，出书的艰难，发行的麻烦，就都置诸脑后了。

文心出版社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代表作者和读者向他们致以朋友的敬礼！

1995年6月8日于中浩酒店

目 录

老樟木箱子·····	(1)
走进家具城·····	(4)
女神雕像·····	(7)
关于一张照片的说明·····	(10)
山口·坟和碑·····	(13)
沙澧之交·····	(16)
我从商城出发·····	(19)
司马井小记·····	(22)
古榆·····	(25)
驴碍眼·····	(30)
远村来信·····	(33)
叠压层·····	(37)
碑·····	(42)
白骨·····	(46)
我回来了·····	(49)
沙发·····	(52)
过道·····	(54)
观溪者言·····	(56)
半日小聚·····	(60)
神聊·····	(63)

金的回忆	(73)
告别老木屋	
——看《城墙里面是人家》随想	(77)
迷路	(81)
一路平常	(83)
硬卧车厢素描	(85)
艺境	(90)
童谣	(94)
落叶	(96)
毁灭的村落	(98)
把戏	(110)
布袋子	(113)
吃小吃记	(116)
喜喜怨怨	(119)
车祸	(121)
狼的耐心与人的耐心	(123)
掐不齐	(129)
串杨叶	(131)
书房 书架 书	(134)
名城一味	(138)
今天	(142)
享受精神	(145)
老子·儿子	(147)
穿越	(149)

人和猴子·····	(151)
我祝我生日快乐	
——五十九岁生日抒怀·····	(154)
我的喝酒简史·····	(159)
生活琐记 16 则	
补品·····	(164)
废品·····	(165)
一线之趣·····	(166)
蛇·蝎·····	(167)
龙座·····	(168)
东西两峰·····	(169)
包装·····	(170)
求同存异·····	(171)
圣浴·····	(173)
永远的小红花·····	(175)
感冒·····	(176)
删改自己·····	(176)
红宝石戒指·····	(178)
老招子旗·····	(179)
没有带走·····	(180)
一声道谢·····	(182)

老樟木箱子

樟木箱子很古老了，岳母传给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同我结婚，就把箱子带到了我们的家。原是浅黄色，岁月久了，就变得斑斑驳驳，又漆成黑色，岁月又久，又变，就没有再油漆，就放不常穿的衣服。早买了组合柜，破旧箱子其实是用不着了，却舍不得处理掉，因为是结婚纪念品，情也似酒，越陈越显得清醇厚道，还因为箱子里放着我多年穿过的各种衣服。每打开箱子，总会勾起我许多关于穿衣的种种趣事的回忆，眼看着一叠叠衣服，不禁哑声自笑，这实在是一种叫不出名目的特别享受。

刚参加工作，实行的是供给制，发零花钱，洗澡、理发用，发衣服，灰色中山装，在机关办公，到文化宫礼堂开大会，轮目四望，一律的灰色，一律的四个兜。后来实行薪金制，自做自买衣服，颜色有了变化，或黑或蓝或灰或咖啡或深黄，面料也有变化，或平布或咔叽或毛呢或化纤，但式样总不变，还是四个兜的中山装。穿久了，穿惯了，就觉得穿起来好看，穿起来舒服，怎么好看怎么舒服，我从没有想过，反正冬棉夏单穿起来不热不冷就是了。

后来家人劝我做西装，我一推再推，说是没时间，其实是穿不惯。后来到外地参加什么会，到街头散步，就不由自己地注目于别人穿的西装，看久了，就觉得穿西装是不错，衬得人利索，有精神，家人又劝我做西装时，我就一口答应下来，到挺有名气的服装厂里一下定做了两套西装。上好的毛料，做工考究，妻帮我穿在身，推到大镜子前照了照，人猛然大变，年轻了。西装放了一个多月，没有穿，妻要我穿，我说今天有风，灰尘多，过几天再穿吧。过了几天，妻又要我穿，我说今天要打扫卫生，改日再穿吧。其实她不讲，我自己也试穿过，只是临出门又拐回换了下来。我爱随便，有楞有角的西装一穿，脚手都受了拘束，不知脚如何抬手如何动。再后来，妻见我仍不穿，就发了火，早知你不穿，我何必陪你去做它！我只好穿了。穿西装上班，好几天不自在，总觉有人在瞅我，其实一个单位 200 多人，大都穿西装，谁会注意别人穿不穿西装？我就这么穿起了西装。

过了些年，家人又劝我买甲克衫，我仍是借故推托，其实我仍是穿不惯。后来仍是在外地、在省城见别人穿甲克衫，看起来新颖、潇洒、宽松自由，就买了几件甲克衫，就穿起了甲克衫。当然，穿起来自自然然地去上班、去开会、去散步，还有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不过这次过程比穿西装时的过程短多了。

如今我有中山装、西装、甲克，还有别的时下流行

的衣服，我都喜欢，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从不厚此薄彼。改穿衣服的时候也没了当初那种思想活动、心理障碍，随手一拿一穿就是了。只是如我开头说的那样，每打开箱子时就想起了几次改穿衣服的事，颇似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虽无刀兵相见，却也有曲折反复。我甚而奇想，若是从我记事起直到今日，我所穿过的衣服都在这里存放着，这个古老的樟木箱子岂不是关于一个人的一部大书？翻动书页，也就清晰可见一个人的穿衣历史和一个人思想历程的一个侧面了。

1994年5月3日

走进家具城

家具城的大门很大，展销厅也很大，很气派。就我所见，在这之前，这座城市所有经营家具的地方，或称“店”，或称“场”，或称“总汇”，或称“大全”，这座家具城之敢于称“城”，大概是事先作过调查，论规模，论产品，都无愧于名列众家之首，也可能是为适应顾客心理，故作惊人，以达轰动效应。无论何因，家具城的招牌一挂，广告一做，的确是把许多居民搅动起来了。我一向不爱逛商店，也被搅进来了。我不是要选购家具，我是想看一看“城”里的风光，开一开眼界。

这是一家大商厦的附属建筑。商厦并不直接经销家具，只把大厅分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格局，租赁给家具厂。于是来自各地各厂各色各样的家具，也就显得百花纷呈，顾客选购的余地也就自然大了。

聚酯漆家具出尽了风头。据说这种漆是时下最流行的漆，由它漆过的家具显得雍容华贵。光彩夺目的聚脂漆家具诱来了不少顾客。不断有成套的家具、办公用具卖出。厂家情不自禁地用微笑迎接着每一个顾客，但那微笑中也夹带几分高傲，似乎他是这个“家具王国”的理所当然的国王。买得这种家具的顾客也稍显有些盛气凌

人，不时向挤扛他的人射来鄙视的目光：上千上万元的家具你买得起吗？似乎一拥有这华贵的家具，也即刻就变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了。也有人看得眼馋，却无力购买，不顾厂家厌烦地阻止，硬是挤上前去，在床或椅上坐一坐，享受几秒钟的华贵，再沾染几分贵气带回家去。

铜质家具也很时髦，它在大厅的众家具中独放异彩，黄铜、紫铜，铜床、铜椅、铜化妆台，顾客拥拥挤挤，凑近看它的耀眼的镀光，光滑的躯体，似老人欣赏爱抚自己的儿孙，似年青人欣赏爱抚自己的情人，偶有少数顾客购货，但大多顾客嫌价钱过高，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开。

我被各种各样的简易家具所吸引，快步走近简易家具的摊位。那里也拥有许多顾客，在观赏、选购简易家具。简易家具的确够简易的了，无论是大件的木床、木桌、木柜、木小排柜，还是小件的小木凳、小盆架、木衣架，一律的原木本色，上边只轻罩清漆。透过薄薄的一层清漆，可真切地看到东北榆、水曲柳、红松、白松、秋、槐的本色和木纹。有几件家具的木板上留有枣样大的伤疤，呈黑色，伤疤处的木质糟了，可见散乱的木屑。初看似是缺憾，暗暗埋怨厂家粗心大意，不该把木的缺憾暴露无遗。要掩饰这缺憾是很容易的，只用批灰刀抹几下就够了。但是看久了，这缺憾反成了美的点缀，我又暗自佩服厂家的良苦用心，幸亏没有将这缺憾

抹去，不然，就失真了，倒真地成为缺憾了。不见有人看管，是不是厂家在这家具的花花世界里自卑了，躲开了？忽然摊位的主人从一间家具隔成的小屋里走出来，他满面喜色地向顾客致歉，说是接待不周，说是他的货物供不应求，他刚才是给大本营打长途电话，要求速速送货。他用真诚的微笑迎接着顾客，回答着顾客各种各样的询问，从容，镇静，和蔼可亲，不卑不亢，显出他对他的商品的自信。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常常想起那次逛家具城的情景。我默默祝愿更多的顾客富有，祝愿顾客能够用上自己喜爱的家具，用上聚酯漆的、铜质的、简易的或各种质地的家具，但我更喜欢原木本色的简易家具，看到它，就想到了高山、原野，想到了阳光、风雨，想到了大森林，想到了清新的空气。在我做书柜的时候，骨架只用清漆薄罩，门扇就选购了水曲柳三合板，三合板上恰有两个伤疤，木匠精心裁料制作，使门扇上的两个伤疤，显得匀称而又自然，像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我每进书房，总是先看到那双眼睛，那双眼睛竟被我看活了，能传情达意，能交流心声。它得到了主人的赏识，似也得意，常常向我讲述它的有趣的经历，讲述它在大自然中见到的一切。不过，这种讲述只有我才能听得懂，这种乐趣也只有我才能领略得到。

1994年5月10日